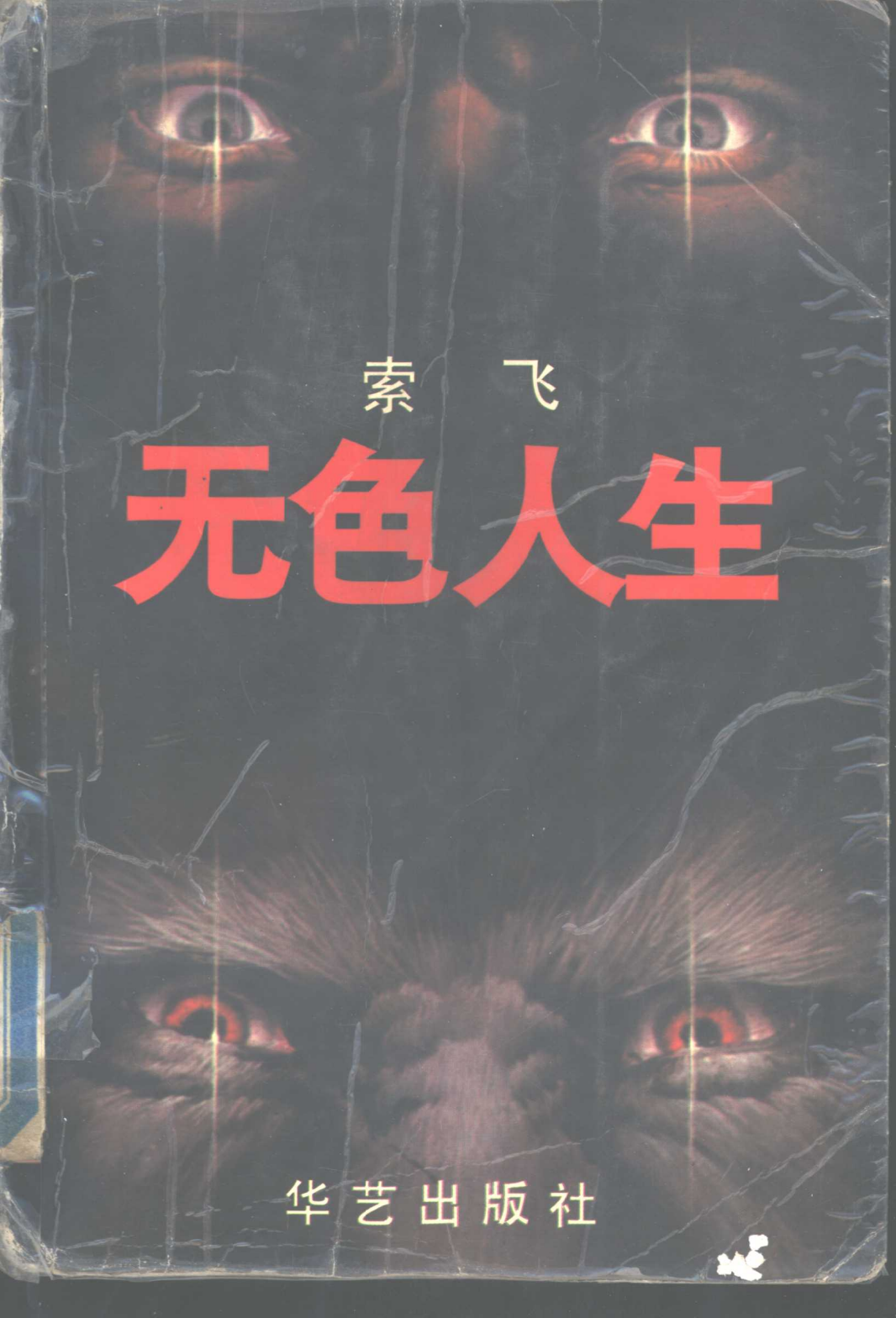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索 飞

无色人生

华 艺 出 版 社

无 色 人 生

索飞 著

华艺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24 号

无色人生

作者:索飞

出版:华艺出版社

(北京朝内南小街拐棒胡同一号)

邮政编码:100010 电话:6736751

发行:华艺出版社

印刷:山东新华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20

字数:438 千字

版次:1994 年 10 月第一版

印次:1994 年 10 月第一次

印数:0001—10000 册

书号:ISBN7—80039—408—5/I • 448

定价:18.80 元

“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里，
一个人地走着走着，会忽然
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头狼。”

——《题记》

引 子

黑暗笼罩着一切，也笼罩着她那少女的胴体。没有人能看见她，但她仍然恐惧地发抖，蜷缩在那张大床的一角。她叹息着，幻想着，感到自己的灵魂正在慢慢地向另一个方向渗透。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，她不敢去想，却又不能不想。让自己的手指象抚琴那样在空气中摆动，弹拨，她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终于，手抓住了她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。从来没有过的激动，立刻使她昏了过去。

一阵粗犷的喘息，让她苏醒过来，又让她陷入更深的昏迷，在迷惘中，她看到了、也感觉到了，那是一只男人的手。好像它本身也有生命，更有思想，在黑暗中游动，一寸又一寸地接近

她，让她出汗，浑身燥热，又突然陷入冰一样的冷战中，啊！它抚摸着她，就像一个概念抚摸着
一个理性。最深刻的触觉，最传神的感知，让她少女怀春的每一个细胞都开始爆裂。她几乎就要高声叫起来，却把自己的嘴唇咬破。血，一滴一滴地渗流下来，只有深深的喘息，再不闻任何别的动静。她的少女的最敏感的部位在一个男人的抚摸下竟产生了一种诗意。她幻想着，拒绝着，期待着，绝望着……

她是不成熟的，实在地说，还是个孩子。可是当她心目中的那个他象黑暗本身一样潜伏过来，包抄上去，把她的胴体紧紧地裹住时，只有一分钟的功夫，她的整个女人的生命就成熟了。伸出两条柔软的胳膊，紧紧地搂抱着那看不见的躯体。要说话，要歌唱，尤其是要大声地哭。终于，她什么也表达不出来。只是在一阵生理的巨痛中悠悠地呼出最后一口气，就沉沉地睡去了。她的下体仿佛飘她而去，淡淡的血液染出一

朵玫瑰花。这个纯情的女孩子啊，难道她的爱情的生命就在这里终止了吗？她所幻想的，热爱的这个男人难道在现实中不会再出现了吗？

于是，我们有了一个爱与恨、灵与肉、血与泪的故事……

作者简介

索飞，作家，学生，商人，白日梦幻者。目前旅居美国。脾气很大，因而创作了一系列小说，有《伤心手稿》、《人狼之恋》、《美国太监》、《积怨》、《逃出美国》等，全是大醉之呕、狂妄之果、疯迷之吻、乱性之作，目前刚刚传海外，正人君子已经必欲杀之而后快了。

他毕业于北大图书馆系，就读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UNT，专业是会计。在国内时他就出版了长、中、短篇小说多种，因为人荒唐，作品怪诞，故而为同人所不齿，文人所共轻，以致其手创之新立体派虽成立十多年了，还寂寂无所闻。索飞近期目标就是在海外扬名立万的同时，大力在国内推动他的新立体主义运动。他的特点是：突然笑一下，就再也不笑了。

第一章

大小兴安岭像盆景一样形成了东北地区的独特风情，也创造了东三省的主要财富。有三条大河如同三条银色的飘带，从令人生畏的原始森林中呼啸而出，在山谷间冲积出了著名的三江平原。哪三江？从西而来的黑龙江，从南而来的松花江，从东而来的古尔纳河。在这三条水流的汇合处，出现了一个方圆十几里的三角洲。这是一个奇妙的地方，它三面环水，一边临山，老早的时候就有人居住，就有了奇奇怪怪的传说。古时候这里曾是金国的便都，称作“五国城”，宋朝的徽钦二宗不是曾被捉到“极寒之地”坐井观天吗？原来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至今这里仍留有那两口“坐井观天井”的遗迹。到了清代，有好几个妃子就从这里选出，因而在三百多年里一直得到了清王朝的特别眷顾，命名为“木兰镇”，意思是“此地出尤物，”一直沿用至今。这个地区本来只居住着满族的几个部落，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，陆陆续续从关内跑来越来越多的移民，有逃债的，有拐了地主的小老婆的，有输红了眼的赌徒，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，丢人现眼的政客，被同志出卖了的革命党，以及饥民，拓荒狂，白日梦患者，更有相信一块银元比月亮大、卖了一只老母鸡就来闯关东的东北人那真正伟大的祖先们。结果到了七十年代，也就是本篇记事开始的时候，小小的木兰镇已经有了五六万人口，

而且成了这个地区县政府的所在地。

县政府那座大白楼是日本人盖的，曾做过医院，关东军司令部，苏联红军指挥所，红卫兵“造反上天战斗队”的大本营。它就在城中心，现在文革以后的第一届政府正在那里工作着。在县政府的东边有三排青砖平房呈U字形摆开，南边则有一扇没有门的大门，形成了一个特大的四合院，住的全都是县政府的家属，因此人称“县委大院”。这是一个春天的傍晚，大院里的几十户人家都在生火做饭了，呈现出一片令人陶醉的生活景象。长着一簇簇青草的房顶上，一只大黑猫正在叫春。一个刚下班的有着吓人粗眉毛的女工，隔着篱笆墙吵架似地跟另外一个女人说话，其实是在告诉她一个治疗初孕反应的偏方。在邻院，粗眉女工的因病退休的丈夫在耐心地学鸡叫，想把那只总想去别家下蛋的老母鸡引回来。几个小孩聚在公共厕所前，又兴奋又沮丧，兴奋的是其中的一个小男孩成功地瞒过家人，把买菜找回的一毛钱藏在裤腰里，沮丧的是他解手时把那毛钱掉进了粪池子。更热闹的是一个后妈正在打她家的三丫头，那小姑娘把豆油瓶碰翻，以为掺水就可以恢复原样，不想水和油就像变戏法似地一下一上，把回家做饭的后妈吓了一跳，焉能饶得了她。乱哄哄地，终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，大院里渐渐恢复了平静。

就在这时，靠近院口一家的门突然砰地一声打开了，从里面冲出一个人来，手捂着肚子匆匆而逃，肚子上的血顺着手指缝渗了出来。在他后面紧追出一个人，手里握着一把尖刀，刀锋上赫然显出血迹。两人一前一后，飞快地跑出院，顺着马路朝东而去，很快就消失在暮霭里。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，且又是那么奇怪地闷声不响，大院里竟没有人注意到这惊人的一幕。过了一个多钟头，拿刀的那个人回来了，同样地只是气喘

吁吁而再没有别的动静。他迅速回到屋里，把门关上，同时紧张地贴着门玻璃朝外张望，确信没有人注意才把门插上。终于舒了一口气，他这才注意到自己手上的刀，顿时又紧张起来。他到厨房把刀洗了又洗，那是一把剔骨刀，想送回抽屉，又改变了主意，把它塞到了锅灶台上的一条砖缝中。此时屋内已经昏暗，他却不开灯，在外屋又慌又乱地来回走，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，把整个事情想清楚。在里屋他的妹妹正在哭，更使他心里乱得不行。他几次朝里门冲去，想制止那哭声，却又退缩回来，最后他自己竟也哭了起来。他的精神终于崩溃了。

王朝和不是一个有胆量的人，相反，他是个胆小鬼。刘大方是他的同学，更是他唯一的朋友。现在他捅了刘大方两刀，竟把他杀了。他追刘大方追出四里多地，一直追到东大坝下，在柳树林里绕来绕去，终于给他补上一刀，将刘大方刺倒在地。树林里有好多土，是附近居民取土修房扒炕留下的。王朝和把刘大方拖进最近的一个土坑，用手扒土，用脚踢坷垃，胡乱地将他埋了起来。当时在情急发狠的状态中，王朝和只要泄恨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现在他坐在黑暗中，冷静地回想刚才那一幕，又惊又惧，仿佛是在恶梦之中。浑身颤抖着，他跪下来，以头顶地，屁股撅得老高，像鸵鸟要把头插进沙漠一样，静等那最可怕的惩罚的来临。他今年刚刚十八岁，却要因杀人罪而死了。这是无法接受的，然而已是事实。父母亲今天竟都没有及时下班回家，好像是命运使然，要王朝和有机会犯下这可怕的大罪。他猛地抬起头，双目圆睁，脸上的表情煞是可怕。他咬牙切齿，无声地对自己发狠。他终于站了起来，急急忙忙出去，在小仓房里摸到一把铁锹，又找到一条破麻袋，一根粗麻绳。然后推起那辆“国防牌”加重自行车，冲出院子，跌跌撞撞地跨

上车，一溜烟地朝东急驰而去。他知道自己眼下唯一的机会，就是毁尸灭迹。刚才匆匆地埋在坝内肯定不行，他必须把尸体转移到南山，埋在人迹罕至的地方，让它永不得见天日。

柳树林里静静的，只有乌鸦偶尔会突然地怪叫一声，然后又恢复了沉寂。夜光在这里是深蓝色的，一切都是影影憧憧。不时有一股风吹来，令人感到阴森冰冷。王朝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林中，手上的锹和麻袋不时被什么草木钩住，使他心惊肉跳。积年的草叶散发出那么一种腐烂味，令他越发不安。他就要掉头跑回去了，但他却咬着牙，一步步朝那个坟包的方向摸，觉得死人正在向他招手。当他走到埋刘大方的所在，停在那里调整呼吸时，汗水已经糊了他的双眼。他知道现在不能进行任何思考，不能再犹豫一秒钟。他抽出铁锹，弯下身子，使足了力气去铲土，恨不能一锹就将尸体挖出。但他却挖了个空。绝不会有错，他就埋在这里，在这棵大而弯的树下。王朝和对这里的每一尺都熟悉。但是，使他目瞪口呆的是，他刚刚造的那个坟包不见了。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伏下身去，他把眼睛睁到最大直径，像见了鬼一样盯着地上。哪里有什么坟，哪里有什么尸体——在王朝和的面前只有一个空空的土坑。只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王朝和身子一软，栽进了坑中。

刘大方上初中一年级的時候，就被公认为是第五中学最有出息的学生。他是沉思的，内向的，总是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。他说话不多，几乎是出口成章。除了音乐，他门门功课都好，尤其是他的作文最受宠爱，甚至替当时的体育老师写过讲用稿，他的老师更正式任命他为“班主任秘书”。在同龄人中，刘大方是

神秘的，孤傲的，女孩子都悄悄地琢磨他，男孩子则会从家里偷馒头往他书包里塞，只要能跟他交上朋友。在县委大院里，刘大方家是最穷的，吃的永远是粗粮，他一年到头穿的都是哥哥的旧衣服，而且还带着补丁（哥哥是县化肥厂的锅炉工，在一次锅炉爆炸事故中身亡）。但他绝不沾别人的东西。他无情地嘲弄富家子弟，拿他们的蛋糕去喂狗。在他身边总有一大帮男孩子，帮他家拉煤，为他上山砍柴，到粮店背米。而刘大方赏赐给他们的，则是同时向五六个人口授不同的作文，保证他们每个人能得八十分。大院里有五六十个孩子，经常分化组合成几个对立的团伙。每一个团伙都想拉刘大方进去，但他对他们嗤之以鼻。他的骄傲不允许他与任何人为伍。如果有人向他独立挑战，那结果总证明是愚蠢的。有一次，刘大方上房晒白菜，有几个坏小子把梯子给搬开了，要刘大方答应入他们的伙，否则就不让他下来。刘家住的青砖房是大院的正房，几乎有二层楼高，那帮坏小子以为这下可把刘大方拿住了。谁知刘大方看都没看他们一眼，无声地站在房檐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竟神色平静地跳了下来。尽管他的腿瘸了三天，但是没人敢笑他。人人都明白，这个人在别人不敢的时候却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

没人敢欺负刘大方，他也从不欺负人，更看不过别人欺负人。有一回在学校，一个出了名的外号叫“大肥皂”的流氓又在打人，把别的同学吓得远远躲开。刘大方个子比“大肥皂”小半头，他走过去时别人都为他捏一把汗。

“你把他放开。”刘大方平静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“大肥皂”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咱们俩来打一架。”

“大肥皂”放开那个男孩儿，还没搞懂刘大方的用意，已经

被吓了一大跳。只见刘大方搬来一块大石头，通地放在“大肥皂”脚前。

“咱们一人一石头。你先来砸我。”刘大方躺到地上。

“大肥皂”好半天才明白过来。“他妈的你是找死呀？你以为老子不敢砸扁了你？！”“大肥皂”暴跳如雷，嘿地一声，将那块大石头抄了起来。一步一步，走到刘大方身边，他将大石头高举过头顶。这小混蛋居然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他挑战，可把“大肥皂”给气疯了。他决心好好修理一下这小子，不把他吓死，也让他知道在太岁头上动土会是什么下场。“大肥皂”叫着，跳着，作势举大石朝刘大方的头上砸来。那声势如此吓人，围观的一个女生已经吓哭。然而刘大方丝毫不为所动。他平静地看着“大肥皂”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。“大肥皂”终于折腾垮了，筋疲力竭地放下石头，瘫软在地上喘着粗气。

刘大方慢慢地站起来，悄然走到石头跟前，慢慢弯下腰，无声地搬起石头。他直起腰来，一步一步走到躺在地上的“大肥皂”跟前。这时候，人人都以为他也是想吓一吓“大肥皂”。可是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刘大方忽然迅速举起石头，半点犹豫都没有，呼地一声直朝“大肥皂”的脑袋砸下。如果不是与此同时挤上来的一个老师一推，“大肥皂”的脑袋就给砸碎了。饶是如此，“大肥皂”的头皮也给蹭破。那个有名的大流氓竟给吓得昏了过去。刘大方因此受处分；他因此也成了校园里最可怕的人。从此以后那个“大肥皂”一百米之外看到他，立刻就像见了鬼一样地逃之夭夭。不知为什么，除了班主任，刘大方跟几乎所有的老师关系都很紧张。尤其是教导主任，对他几乎到了仇恨的地步。在很大程度上，这跟主任的小舅子有关。他的小舅子原本是北关公社的一个会计，从本质上说是个不学无术的

人，而且根本不会教书。第一天来上课，他是那么紧张，竟想喝点酒壮胆，没想到喝得太多了，以至于最后趴在讲台桌上打起了呼噜。他把“虔诚”读成“文诚”，把“骑虎难下”写成“骑虎南下”，解释为“骑着老虎向南跑了”，很快就成了全校的笑柄。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“夹着尾巴做人”，因为说得太多了，有一天早上他来到教室，发现自己后边拖着一条牛尾巴。他怀疑这是刘大方搞的鬼，于是每次上课都找茬整他，不是让他背整篇的课文，就是让他造最难的句子。但是只要他来上课，教室的炉子里准有人放辣椒，呛得他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话都说不出一句，还上什么课？小舅子向姐夫诉苦，教导主任恨得直咬牙，决心把这个刘大方彻底摆平。他下了很大工夫，终于找到了刘大方的一个重要把柄。一个教导主任安排的学生，为他从刘大方的日记本上抄下一首诗：

“小鸟依朽木，
朽木将欲摧，
茫茫四旷里，
不知何处飞。”

这简直是一首反诗！教导主任在全校教师会议上宣布，要查刘大方的思想根源，尤其是一定要把他的祖宗三代查清楚。刘大方的班主任对此持有异议，竟也被上纲上线弄得灰头土脸。此时正是时兴大批判的年头；在教导主任的压力下，校长宣布召开全校师生大会，要刘大方在会上把问题讲清楚，让师生共同挖他的灵魂深处。当刘大方走上台时，全场一片肃静，人人都想看一看他被吓瘫的情景。他的表情是若有所思的，在麦克风

前讲话时，目光好像越过了时间和空间。他确实深挖了自己的思想根源，把那首小诗分析得那么可怕，使人们都要相信，因为这首诗他已经成了这个地球上罪孽最深的人。教导主任大喜若狂，心说：“好小子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。”他报复心切，根本没有跟校长商量，就激动无比地在讲台上跳着脚宣布，要把这个写反诗的人交给专政机构，要刘大方彻底交代。这时，全场每一双眼睛都盯着刘大方，鸦雀无声。只见他沉静地走到教导主任跟前，慢慢地伸出手，从教导主任的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。那是《庚子诗抄》，晚清革命党人的狱中诗词汇编，乃是海内仅存的几种善本书之一。整个第五中学都知道，教导主任曾带人抄过一个收藏善本书的名家，并把收藏全部交了公。但是，校长从刘大方手上接过书，先是吃惊，然后大声读了起来。教导主任一屁股坐在台上，死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因为他明明把书藏在米缸里，何以竟到了他自己的口袋里，而且竟随他来到了会场。更因为校长向全场宣布，原来那首诗乃是清人作品，就在该书的最后一页上。

熟悉刘大方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，那就是，他好像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，与周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世界简直是格格不入。他学什么都好，可并不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而高兴。事实上，他对什么都不关心。显得那么神秘，又那么孤独，给人的印象是，他生活在一种奇特的幻想里。去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，轰动了整个木兰镇，更说明了刘大方那不食人间烟火的为人。

那天是腊月十六，几乎是木兰镇有史以来最冷的一天，江北刮来的烟泡，把石头冻裂，大树冻出惊人的响声，家家都蜷在火炉边瑟瑟发抖。韩成功家是本镇仅存的真正的职业猎户，就

在昨天晚上，爷几个从东山里活逮了三头小黑瞎子回家来。他们把活泼好玩的小熊藏在地窖里，哪里想得到自己正惹出天大的祸来。事实上，当全镇的人都被那一声巨吼惊呆时，家家都围着火炉在吃早饭。后来有人回忆说，当时他们以为是苏联坦克开过江来了。出现在镇东口的是一头高大无比的黑瞎子。它人一样站立着，双掌狂舞，口沫连连，挂着冰霜的长毛迎风飞腾，血盆大口把一股股白气直射天空。自己的孩子被偷，黑瞎子一路寻来，已经完全疯狂。等公安干警和民兵真枪实弹赶去堵截时，黑瞎子已经挥掌打进城里。它打翻了一个信筒子，把一辆大粪车捣毁，那可恨的刚进城拉粪的农民吓得抱头鼠窜，拉车的马则被打掉了后胯。镇中医院什么病也治不了，什么药也没有，唯一一件事做得又怪又好，那就是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早升旗晚降旗，郑重得不得了。然而今天他们终于美到了头：大黑瞎子将他们骄傲的本钱——那根擦得贼亮的旗杆——连同水泥座子一起扳倒。

一个下夜班回来的光棍汉找不到自己的家了：大黑瞎子把他住的小马架子拆成了平地。最后，黑瞎子窜进了城西头的那间豆腐房。那是一大间石头房子，给烟熏火燎得里外挂着黑灰。但这是全镇唯一的国营豆腐房，不管多冷的天，每天大清早就有男女老少端盆提钵来排队。然而公安和民兵追到这里时，人影也不见一个，只有满地的铝盆木盘了。豆腐房里里外外的人跑得精光；但是公安局国副局长知道黑瞎子就在豆腐房里，更明白下一步的官运如何尽决于此。他布置人马把石头房子团团围住，准备向黑家伙发起最后的进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。

一个警察向国副局长报告，说有一个少年人想闯封锁线。这